

大膽島 前線中的前線

官兵誓死守土 保衛臺海安全

曾經，金門是反共的前線，大、二膽島就是前線中的前線，大膽島原名大擔島，民國三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，國軍在大擔島戰役告捷，後改名為大膽島，「大膽擔大擔、島孤人不孤」就是大膽島的精神標語。

四十四年七月，我時任聯勤第二〇九財務勤務中校隊長，配屬陸軍某部隊，駐防於烈嶼（小金門），負責支援財勤作業，此時正值四十三、九三砲戰後的緊張情勢，金門幾乎每天都有砲戰，經常在行進之中就聽到咻、嘯的砲彈凌空飛越聲，如直覺敵人砲彈將至，就得立即爬伏於路旁溝壑，待砲彈爆炸後再行前進。

烈嶼日間禁止行車，夜間行車時，車頭燈也需以黑色油漆遮蓋，而大、小金門之間的交通船，也僅限夜間航行。大、二膽島駐軍也屬我們支援的對象，職責所在必須登島發餉。由烈嶼前在大膽島航程需二到三小時，出發時間得視漲、退潮而定，通常多在凌晨一到二時出發。

一夜，我登上一艘以繫樁手划的武裝小艇，艇上乘搭七到八人，開船後大夥個個繃緊神經，靠著月光及星光不停的掃視海面，以防共軍蛙人突襲，船槳



◀時任聯勤財務署長吳嵩慶（中）民國45年赴金門視察，與駐金門地區各財勤單位主官合影，左一是作者張濟夏。（圖／張濟夏）

起落掀起的浪花，映著皎潔月光，就如鑽石般閃耀美麗，但我們卻無暇欣賞，專心的觀察著海面敵情。

小艇划著划著，只見遠處出現非常明亮的燈光，那裡就是中共盤據下的廈門港，我們是如此的接近敵人，但是，我們卻不感到畏懼、更不畏縮，精神振作的繼續划向目標。凌晨三時許，我們的小筏子才抵達大膽。

上了岸卻更為驚險，大家緊跟著來接船的士兵，在黑夜的海灘上快步前進，「跟著我，小心誤觸地雷」，領頭的士兵不斷的提醒大家。大膽島上並無百姓及民宅，四處都是蜿蜒的戰壕。大膽島距廈門僅四公里，我們守著大、二膽島，就是為了鉗制廈門港，故極具戰略價值。

我們攜帶著大掘畫刊勞軍，上島後也是在深夜拜訪部隊政戰主管。次日清晨，偕同守島弟兄共同升旗，看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冉冉上升，隨風飄揚，也給予近在咫尺的大陸同胞迎向光明的希望。我們登島後，也會以望遠鏡看看大陸山河，廈門大學的巍峨建築、鼓浪嶼堤畔的垂楊、共軍的白石砲臺、廈門要塞砲臺等，均歷歷在目。

然而，駐守觀測臺的士兵卻告訴我，觀測堡經常受到共軍的砲擊，有觀測兵就在這裡壯烈殉國，我聽了真覺萬分哀感。

一次，觀測兵看到共軍已卸下大砲砲室，通知大家共軍即將開始射擊，我們迅速趕回半山掩體，就聽到震耳欲聾的爆炸聲，砲堡內煙硝瀰漫，雖然大膽島正受著敵砲猛攻，但駐島軍醫卻戴起鋼盔，背上急救箱，衝上砲堡查看有無弟兄需要救援，軍醫表現出的英勇盡責，令人感佩。

有時共軍實施夜間演習，照明彈及槍砲火光映照了半邊天，島上官兵並無絲毫退縮，個個精神抖擻的駐守在大膽島上，為保衛臺海安全而犧牲奉獻。

善心奉獻不求回報

趙以章夫婦樂助孤貧



▶趙以章夫妻樂善好施。（圖／張都新）

榮民趙以章已高齡八十六歲，自十六歲少小離家從軍，保國衛民建設台灣，奉命修鐵路因炸山洞受傷殘廢被迫退伍，傷癒後以早餐店營生，含辛茹苦養育三子女，更認養孤兒，接濟親屬，子女與所認養孤兒長大成家立業，個個傑出，還有一位擔任駐外武官。趙以章夫婦退休後夫婦唱隨，同窗就讀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的樂齡班，快樂學習忘記年齡，生活其樂無窮。

趙以章原籍江蘇，在老家是業大產豐的地主，但十六歲

那年卻被拉去當兵，出生入死參加過二十餘場戰役，後隨部隊來到臺灣。趙以章回憶，臺灣光復後，政府全力建設臺灣為復興基地，國軍官兵支援各地建設，調派年輕的國軍戰士擔任勞工，他當年二十歲，被派修建新竹到內灣的鐵路，當時施工全靠人力，鋪設鐵路、公路都是工兵到河床溪邊，挖掘要用的小石子肩擔搬運，肩膀上都被扁擔磨破皮，洗澡時淋浴痛入心肺，每天要忍痛從白晝熬到深夜，在工地吃飯更是拌著沙土，灰塵一起吞下，

灰塵一起吞下，夜晚多數時間睡在潮濕山洞，有時睡在荒郊野外，生活環境惡劣，苦不堪言。

在修建新竹到內灣鐵路時，趙以章有一次被要求兩位弟兄負責炸山洞，但一聲巨響後，三人卻被炸毀噴飛的巨石擊傷倒地，趙以章醒來時已遍體鱗傷的躺在醫院，另外兩位弟兄則被巨石擊中往生。趙以章的一節脊椎骨裂傷，頭部額骨被爆炸石塊擊中造成撕裂傷，手術後腰骨因傷成殘，連帶右腿骨乏力，舉步維艱，民國四十二年冬被部隊提報傷殘退伍，因軍中服役年資不到二十年，無法領取終身俸，帶傷成殘退伍又舉目無親，被安置於臺南榮家養傷，

身體成殘再加上孤苦伶仃，趙以章面對未來茫然未知，曾多次有自殺念頭，幸在臺南榮家袍澤的鼓勵與照顧下，重新燃起生志意；經過四年漫長的復健，終恢復行動，他離開臺南榮家自謀生活，近三十歲當起學徒，學習烤燒餅、炸油條、磨豆漿，學成後在臺南空軍眷村水交社菜市場，擺攤位賣早點。

幾年後稍有積蓄，經朋友介紹認識臺南仁德當地姑娘黃美珠，成親當日，趙以章騎著單車，將小他十七歲的黃美珠載回早餐店，夫婦倆共同撐起這家店，生育二女一男，日子雖忙、雖苦，但終是有家的甜蜜。

趙以章與黃美珠在生活穩定後，開始扶困濟貧。夫婦倆認養六龜孤兒院的六位孤兒，現在皆已大學畢業、成家立業，且個個傑出，其中一位還擔任我國駐外武官。開放探親後返鄉，見親戚生活窮困，也幫忙支付親戚四位子女的生活費用。

黃美珠目前罹患罕見疾病「貝賽特氏症」，身體健康欠佳，但趙氏夫妻樂天知命，不願增加子女生活負擔，自費住進臺南榮家，夫妻倆會自費購買食材、揉麵、調餡料，包數百粒水餃或做數十張油餅，請榮家單身弟兄們品嘗，榮家單身袍澤對趙氏夫妻的手藝讚不絕口。

趙氏夫婦面對生活樂觀積極，三年前報名就讀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的樂齡大學，「快樂學習、忘記年齡」、「活到老、學到老」，他們積極的態度與樂善好施的精神，應可為吾人之表率。

【作者速寫】
張都新，空軍機械士官班五十六年畢，現任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樂齡大學講師。

▶陸軍軍官學校舊址校門。（圖／本刊資料室）



「今天來到這裡，讓我講幾句話，內心真的是千頭萬緒、百感交集。」這是今（一〇七）年五月二十五日，參加陸軍官校建校九十四周年學術研討會，會後我與幾位師生分享心得的開場白。

「首先我要說明我的論文為什麼寫辛棄疾。」我說：「高中時候，我們念的國文課本是學校自己編的，黃色的封面，上面有一枚校徽；到大學時期，我們的國文課本是學校自編的教材，是綠色的封面，內文有很多愛國詩詞文章，像蘇東坡、辛棄疾、陸游等等。那時候，我就喜歡辛棄疾那種『醉裡挑燈看劍，夢迴吹角連營，」

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弦翻塞外聲，沙場秋點兵』、『想當年，金戈鐵馬，氣吞萬里如虎』的英雄氣概。」為什麼我們自編的課本會有那麼多愛國詩詞，我告訴他們：「因為我念的高中，名字叫做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；我念的大學，就是各位所在的陸軍軍官學校。」

我告訴他們，辛棄疾是如何英雄了得。二十出頭就率眾斬殺叛逃的義端；並曾衝入金營生擒帶著部隊降金的張安國。回到南宋後，辛棄疾再沒受到朝廷的重用，收復北方故土的職志終其一生都沒辦法實現，於是轉而填詞，成了南宋最傑出的詞人之一。

我說，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五日，我第一次來到金門古寧頭，拿著五倍望遠鏡看著對岸大嶼島，清楚看到在海邊撿拾貝殼的大陸百姓。那時，我心裡想的是，千年前辛棄疾站在鎮江北固亭，隔著長江眺望中原大地，寫下「永遇樂·京口北固亭懷古」：「千古江山，英雄無覓，孫仲謀處。舞榭歌臺，風流總被，雨打風吹去。斜陽草樹，尋常巷陌，人道寄奴曾住。想當年，金戈鐵馬，氣吞萬里如虎。」

最後我告訴他們，身為黃埔子弟，我們都是值得驕傲的。我的驕傲來自於在我服役期間，我所保衛的國家都能獲得安全，人民過得安定；而你們的驕傲，必須靠你們將來在服役期間，都能確保國家安全、社會安定，這樣，你們就可以很驕傲的跟你們的子女說：「我是黃埔軍校畢業的！」

那一刻，從講臺下一張張年輕臉龐上睜大了的眼睛裡，我看到往日的自己，和無數學長、學弟，同樣堅毅的眼神。

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六版「榮民園地」，歡迎榮民（眷）投稿，字數限二千五百字內，相片請附說明，投稿請註明「姓名、電話、戶籍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」，本刊對稿件保有刪修權，如經採用，稿酬從優。

打字稿及數位照片請以 E-mail 傳：glory@ctee.com.tw；手寫稿件請郵寄臺北市羅斯大道三〇三號五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一稿請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。

獲採用作品，將同時刊登於《榮光雙周刊》及電子報（http://paper.vac.gov.tw/index.htm），或納編於輔導會專書，或授權轉載。

洽詢專線：（〇二）二三三八〇八六一。

金戈鐵馬話黃埔



▲蔡富禮（左）民國75年第一次以新詩作品獲國軍文藝金像獎佳作，父親（右）當時遠從屏東到臺北參加頒獎典禮並合影。（圖／蔡富禮）

【作者速寫】
蔡富禮，中正預校第一期、陸軍官校五十二期畢業。